

我与城

## “边城”深渡

## ■赵利辉

珍女士已有好些年没回湘西老家了，倒是我去过3次，不过时间总体都不算近。想来最近的一次，还是我们的儿子两岁时，由我抱回去给他姥爷瞧——距今也是颇为久远的事了。

那次，珍女士帮我打点好行李，叮嘱道：“你过大溪时，别忘了把那两瓶酒送给德水伯。”

她家祖屋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大山里。谷中有一条大溪，把两边人家隔开来，一边住着土家，一边住着苗家。溪上没有架桥，当时仍靠一条木船维持两岸交通。撑船的是一位70岁的老人，过渡的都喊他叫“德水伯”。他虽一把年纪了，撑起篙来还像年轻伢子一样。微风吹来，德水伯长长的银须就在风中飘摆，如三国戏里挂白髯口的老将黄忠。我在船上拿出酒，说是阿珍孝敬他老人家的。德水伯惊讶道：“阿珍都当妈妈了，我可真是老了呀。”他用银须轻拂了一下我儿子的脸蛋，仿佛那是他送出的吻。渡口无名，我见后山上有一片葱郁的松树林，就给它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字——松林渡。

夏日黄昏，夕阳落山晚，常见苗寨里的孩子跑去渡口边凫水。这其中，就有珍女士年少时的身影。当年，她和弟弟常一起来，等月亮上来了，听德水伯吹笛或讲传说故事。那时候德水伯也就五十来岁，身材高大，臂力尤其惊人，胳膊上能吊住两个大孩子。

一天傍晚，德水伯正在松林里捡柴禾，准备生火做饭，忽然听见渡口有人哭喊：“伯伯！

德水伯伯！”他便立刻跑过去，看见13岁的阿珍浑身发抖，指着溪水里挣扎的弟弟。德水伯顾不上多想，纵身跳进了大溪。几天前刚下过一场大雨，溪水猛涨了三尺，德水伯拼命游过去，才一把抓住了孩子的头发。当人们闻讯赶来，看见德水伯正举着孩子游了回来。上了岸，德水伯倒提起孩子的双腿，使他把肚子里的水吐出来。慢慢地，孩子苏醒了。就在人们庆幸这孩子命大时，德水伯突然仰后倒了下去。自那天起，他连躺了一个多月。卧病期间，德水伯谢绝了阿珍父亲送来的钱粮，说救孩子是应该的。阿珍的父亲过意不去，就让阿珍每天做饭给德水伯送去，自己则钻进松林伐了十几棵树，扯成板，给德水伯在渡口旁盖了间木屋。德水伯身体康复后，从破土屋住进了新木屋。

德水伯撑船摆渡，从不专门问过客收取船资，人家给个五毛一元的，任凭多少都行。阿珍和弟弟放暑假，就过来帮德水伯撑船，但鉴于以往的教训，德水伯只让姐弟俩坐在船上划水玩。

述完珍女士家与德水伯的渊源，视线还是回到我带孩子去湘西那次。我在苗寨从夏天住到秋天，岳父每日和其外孙亲密相处，享受天伦之乐。于是，我便常有机会能四处转转，也总去找德水伯聊天。有一天，我心血来潮想去邻近的凤凰县玩。德水伯熟悉水路，执意要撑船送我去。但我不想让他太劳累，就只让他送到对岸，自己乘汽车去了凤凰古城。

那次，我参观了沈从文先生的故居。当年他的故居还不

似如今这般游人如织，10余间木屋回环相连，其中大多都显得很空。沈从文先生曾常待的屋内仅有旧时的一张床，以及两张书桌和数把椅子。书桌上放着一盏油灯，床上的蚊帐已失去原本的颜色，唯玻璃柜中展出的作家手稿尚为清晰，那是几页小说《边城》里的内容：“由四川过湖南去，靠东有一条官路。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‘茶峒’的小山城时，有一小溪，溪边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。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，一个女孩子，一只黄狗。”出故居，沿着河边的石板路走，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，我很容易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河边的居民已经逐渐富了起来。街边到处都是商店，那些苗家姑娘，个个水灵俊秀。她们穿着民族服装，戴着特色银饰，对游客笑意盈盈，介绍着古城的工艺品、美食和吊脚楼。

沈从文的作品宛如芳香远溢的山花，为凤凰古城招引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“蝴蝶”。或许每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桃花源，这仿佛化外之境的古城，更接近于人们的想象。沈从文的骨灰安葬在听涛山，这里离古城约1.5公里，周边群峰耸立，一水从中间流过。我独自上山，路边野花盛放，行不过数百米，看到一块麻石。麻石清简、质朴、浑厚，正是先生的墓碑。其正面刻着：“照我思索，能理解‘我’；照我思索，可认识‘人’。”背面联语刻的是：“不折不从，亦慈亦让；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。”沈从文早年成名，著作等身，后来宁肯放弃写作，转

行研究起了中国古代服饰。他这种“不折不从”的精神以及文人气韵，当令后辈来者深思。我在他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采来的野花，以表崇敬仰慕之情。

从凤凰回来已近日暮，我远远看见德水伯在岸边候着，蓦然觉得他像极了《边城》里翠翠的祖父。过了大溪，他邀我至木屋，在地坑灶上炒了两个菜，让我陪着一起吃。于是围着地火，我俩边吃边喝起来。我问他为

什么不去凤凰古城，在那里撑船收入更可观。他坦言不是没想过，只是自在惯了。当他听我说明天就要离开，一反往日的旷达，拉着我的手，十分不舍。

次日一早，我带着孩子坐着德水伯的船，离开了这个宛若桃源的苗寨山乡。过了大溪，他上岸又送了一程才挥手道别。我望着他龙钟的背影消失在溪面，浓浓晨雾降了下来，罩住了松林渡。



惊鸿

初见

素简摄

## 川海文心

## ■曹阳春

后池，木兰院后面的池塘。这“后面”，不是大殿或寮房之后，而是围墙之后。围墙上有一扇门，由此门跨出去，脖子一伸，便能看见朵朵莲花缀满了池塘。

池塘野趣横生，有晓烟、清露，时不时还会闯进来一行大雁或几只鸥鸟。天然、浩渺、随性，这景象，比起过去官宦人家的精致园林，要洒脱得多。那些园林，争着修岸垒石，争着造亭挂匾，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。

唐代的木兰院，规模不大不小。相较单殿独堂的，它如立山巅，常年信心十足。可一旦遇到有州府加持的宏阔巨寺，它便要扭过头去，便要将木讷和腼腆挂在脸上。

木兰院内，若有池塘，顶多一两处，巴掌大而已。寺外的

后池，情形就不一样了，它不受土地限制，它无须毕恭毕敬地蜷着。寺内行事，处处小心翼翼，谨慎得很；寺外没什么规矩，水草可以恣意生长，水草旁边的莲花，也可以恣意绽放。

后池莲花，习惯了弄影自赏。被雷击中，或暴晒在烈日下，没有一个人去嘘寒问暖，去为它伤心落泪。开了，哦，开了；谢了，哦，谢了。生无道贺，死无哀乐。直到皮日休出现以后，这满池莲花，才在一夜之间，突然换了一种活法。

皮日休不止一次夜宿木兰院，每次他都心神不宁。他游历扬州时，已届中年，按如今职场的说法，已过了三十五岁大关，虽一直有进士护身，但宦途并不遂意。他住在木兰院里，一听到双栖鹤的聒噪，便辗转难眠。他很纳闷，这佛寺当中，

为何要养鹤？神秘的鹤主人，究竟是谁？难不成，是由隔壁道观迁居而来的？他越想越乱，越发觉得这木兰院也不是个寄心之地，索性起身，穿过北边的院墙，去后池看看。

后池的水面上，挨挨挤挤，全是浮萍。“嫩似金脂颀似烟”，这悦目的场景，很润皮日休的眼。起码浮萍是安静的，它们不会撕心裂肺地狂叫，而且那碧绿的色彩，随手捧来，能做成无数件翠钿，于内心之中，尽可大大方方地赠送给美丽的湘妃们。

浮萍的缝隙里，高出水面，老远便能望见的，是一朵又一朵红色的莲花。在色彩缤纷的莲界，红莲是最具风情的，当年吴王夫差于太湖之滨的灵岩山上，曾为西施栽植过许多。面对眼前的红莲，皮日休也就淡淡地凝视着，任凭南风将它们

吹歪，又将它们扶正。

倒是白莲，最合皮日休的心意。他看见了单瓣的，纯洁无杂，香气四溢，半垂的金粉像临溪舞蹈的束腰女子。他还看见了重瓣的，每叶边缘都镶嵌了一些金色，无论叶片如何叠压舒展，始终紧紧围绕的，依旧是中间的那个小点。

在木兰院后池，细雨将歇，清波荡漾，打盹的白鹭被猛然惊醒，妩媚的鸳鸯正埋首施着恩爱。皮日休从早晨到傍晚，半步未离，始终在这里逡巡。他内心渴望抵达的，是一个明澈的世界，是大唐王朝抛却人间浮华的瑶池净土。可一向脱俗的寺院，也藏着杂音了，昼夜皆有，他只能躲到院后的池塘边，用莲花映照自己，用年复一年的生生不息，给迷惘的灵魂带来一些安慰。

皮日休也许未曾料到，他与莲花的这一次对视，竟如刀刺一样，往他心里塞进了一箩筐逃避的种子。这逃避，非隐居遁世，非歌舞唱和，而是大摇大摆地，随黄巢叛军直入长安，在刚刚建立的朝廷里头，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昂首向前。当年考进士，一考再考，何其艰难，而今陡然平步青云，是福还是祸？

皮日休生卒年不确定，他的死，有各种说法：或被黄巢击杀，或为唐室所害，或流浪吴越默默而终。这就像最初的后池莲花一样，无论生死，皆无响动。

木兰院里有一座石塔，它与皮日休几乎同龄。皮日休逝后两百多年，这座塔轰然倒塌。隔了数年，重建之塔，朝东南方向挪了近千米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塔基的石板上，依旧雕刻着三十朵盛开的莲花。